

評介一本中國學人論上帝的書

區華勝

本文評介：張志剛著，《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：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》，北京，東方出版社，1993年11月第一版，1996年4月第三次印刷。

如眾所知，近年來，不論梵蒂岡或歐美一些教會學術機構，都在推動與中國大陸作宗教對話及文化交流。美國加州天主教的舊金山大學、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中心（主任為馬愛德神父 Rev. Edward J. Malatesta, S.J.），推行這個運動不遺餘力。張志剛先生乃該研究中心1991年的訪問學者，本書是他這段期間的研究成果。

老實說，為本書過目¹，應有專門的人。這項工作落在筆者身上，純屬偶然；筆者初時原不願意接受。就算接受了，亦每每有濫竽充數之感。理由是，廿多年前當我唸完神學時，早就與經院（又名士林）哲學絕了緣。記得那時不論在課本上或筆記簿上都劃上了密密的問號，每當回想起來，仿如夢魘。後來轉向聖經研究，才覺得是個大解脫，尤其是用歷史批判的方法可以幫助解決不少疑難。

1956年12月25日生于青島、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、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張志剛先生的《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：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》一書，談的主要是經院神哲學所引發的

¹ 筆者所做的不是「審閱」，因本書不是由天主教出版社出版、不是由天主教徒撰寫、也不純為天主教徒閱讀。

問題，對我本人來說正好是挖起了舊創，20多年的「歸隱」、「平靜」突然被打破了。

張氏這部二十多萬字的作品，除「引言」及所附「參考書目」之外共有七章：

引 言：解釋「何謂教父哲學」、「何謂經院哲學」、及「當代基督教哲學有何重大轉向」；

第一章 上帝聖像面面觀：給上帝的神聖屬性做辨析工作；

第二章 關於上帝的證明：討論能否證明上帝的問題；

第三章 關於上帝的否認：檢討罪惡問題的爭論；

第四章 宗教經驗問題：由各角度看宗教經驗；

第五章 宗教語言問題：討論神學用語的釋義問題；

第六章 對上帝的道德批判：檢討傳統基督教道德神意說；

第七章 元問題²的當代解釋：給各家家的要論作補遺工作；

從上看來，可見第一、二兩章是本書的主力；第三章是上帝全能、全知、至善的屬性所引起的問題；其餘部份都是圍繞著上帝的屬性及存在兩大主題的不同解釋和爭辯。

有關上帝的每一種屬性，照例都有人提出質難，但這些質難一般來說都很膚淺，有時簡直是無理取鬧，我不知道究竟是經院學派裡的人、還是經院學派外的人提出的。無論如何，提出像下列問題的人本身就有問題，本身就充滿矛盾，看來連命題的意義也弄不清楚。我們試列幾個例子來說吧。

談到全能，質難的人就問：「上帝能造四方的圓嗎？」「上帝能不守邏輯法則嗎？」或「上帝能否改變過去？」「上帝能

² 編者註：「元問題」，是本書作者張志剛「自編自造」的一個新名詞（張書，295頁），他認為「真正的學術探討並非始自『現象』，而是始於『問題』……（301頁）」；「元問題」就是「那個最原始、最基本的邏輯出發點。（303頁）」所以，宗教哲學的元問題就是「宗教信仰是什麼？」（11頁）」

否作惡或犯罪？」等。

論及上帝的全知時，設難的人問得更可笑：「上帝可否知道明天下午的三倍是多少？」「最大的整數是多少？」「一種藝術精品能觸發多少種美感？」但有些問題則較為嚴肅，如「上帝能否預知未來的偶發事件？」「上帝能否預知人類的自由活動？」

然而最大的困擾是來自上帝的至善：如果上帝是至善的，那祂所創造的世界為什麼會有罪與惡的存在？張氏用了很長的篇幅（113~155頁）討論這個問題，介紹了好幾種「神正論」（Theodicy）：彰顯上帝的公正之學。跟上帝的至善性緊緊相扣的，是有關善或道德的客觀標準的問題：善是基於上帝的意志，抑或客觀存在的東西（如理性）？近代不少學者因怕上帝會成為橫行霸道的獨裁者，是以堅決否認傳統的「神意說」。

有關上帝其它形而上的屬性，如單一性、獨存性、不變性、超時間性、永恆性等，經院哲學一貫用亞里斯多德本體論的「質料與形式說」、「潛能與現實說」、「實體與附體說」來加以闡釋，說得果然頭頭是道：上帝是純形式、純現實、純實體，是以無摻雜、無變化等。不過論者謂，這樣的一位「高風亮節、纖塵不染」的上帝究竟與人有何關係？又這樣的一位刻板呆滯的上帝是否是真實存在、活生生的上帝？這裡，論者果然擊中了經院哲學的要害。

誠然，經院哲學所揭示的上帝是古希臘思想中的完美的上帝，與聖經啓示的上帝有很大差別。舉例說，聖經上的上帝不常傾「全力」而出的，祂不但有時讓人向祂挑戰，甚至把祂的大能收藏起來，看來好像個懦夫一樣（見馬太廿六53;廿七39~43）。又，這位上帝是有喜怒哀樂的、是會滲入人類歷史的洪流中的；祂會因人的罪而悲、因人的反悔而改變主意、見人受劫難而動情、爲了拯救衆生而成了罪、成了帶罪之身（哥

後五21;羅八3)。像這些為聖經所啓示有關上帝的屬性都是理性哲學所推想不到的。

繼上帝的屬性之後，張氏開始討論上帝存在的問題。爲了證明上帝的存在，歷代歐美的哲學家提出了好幾種論證：本體論證、宇宙論證、目的論證、道德論證等；目的論證又分演繹式目的論證及歸納式目的論證，而歸納式目的論證又稱設計論證。本體論證的倡導人是聖安瑟倫（ St. Anselm, 1033~1109 ），他是西方「最後一位教父和第一個經院神哲學家」。雖然聖人在西方思想史上佔有如此重要地位，但天主教會的正統神哲學都不採取安氏的本體論證，而採用了托馬斯·阿奎那（ Thomas Aquinas, 1224~1274 ）的「五條路徑」。阿氏「五條路徑」以因果律爲根據，是屬於後天經驗的宇宙論論證。

但不論是宇宙論證也好，或目的論證、道德論證也好，它們本身都不是沒有破綻的。讀者從張氏書中可以看出每種論證爲何被另一些學者否定的理由。既然理性的各種嘗試和各種論證，都不能十足有把握地證明上帝的存在，那麼人只有通過意志，以信賴、信仰、委身來認定上帝的存在。換言之，這就是帕斯卡爾（ Blaise Pascal, 1623~1662 ）所提出的「打賭說」。上帝的存在與否關係人的禍福至鉅且大，既不可能用理智證明，又不能不作抉擇，那只有用生命來下賭注；若賭贏了，你將贏得一切；若賭輸了，你並沒有失去什麼，所以還是以賭上帝存在爲更好。

從教父時代開始，當教會跟教外文化接觸以後，護教的大師們就不斷努力在闡明理性與信仰不但不背道而馳，反而相輔相成，相得益彰。經院哲學繼承這一傳統，承認世界真理只有一個，把理性與信仰的和諧推至極點。這可說是經院哲學造詣的巔峰，但它的惡果卻是少有人覺察的。俗語說，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」；同樣，理性可以助長信仰，但亦可以顛覆信仰。

直接、間接批判經院哲學的，不但有張氏書中舉出的一些哲學家，甚至還有與張氏同齡、同受無神社會主義薰陶、同受文革困擾而現已改信基督的劉小楓教授，這使我大為驚奇。劉氏在他的名著《逍遙與拯救》（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1986年，114頁）後，用平和、但十分堅決的語氣，對經院哲學大加批判，甚至認為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，對後來的「上帝之死」應負責任。

我不知劉教授的話是否言重了些，不過他的批判是絕無惡意的。我們應有足夠的雅量和膽量去接受別人的指正和批評。我國詩人有云：「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，世上恐怕難有所謂「永恆的哲學」。

總的來說，張氏的《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：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》，是對天主教會某些傳統思想和經院哲學的挑戰。張氏本人在書中是「述而不作」；雖然他的傾向無疑是普遍懷疑或不可知論，但他自己很少正面表達個人的主張或意見。讀者不要奢望在他的書中可以得到有關上帝問題積極的答案。在結構及深度探討方面，張氏之作不如劉小楓的《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：二十世紀神學引論》（香港三聯，1989年）；在內容及材料取捨方面，它也不及李震的《人與上帝：中西無神主義探討》（台北輔大，1986）。

張氏在他的書中提到好些近代哲學家及他們的學說，但多是英美語系的學者，至於歐陸其它語系的則鮮有提及，這也是美中不足之處。不過張氏的這部作品畢竟與前二者的性質不同，它是較通俗性的，適合於較廣大的讀者群。正為其如此，所以它的影響力也可能較大。

我本人是毫無保留地推薦這本書，且認為每位天主教神父和修院的神學生都應人手一冊，作為案上參考書。它可給專門受經院哲學訓練的人提供一面反省的借鏡。